

南溪禮說

吉於

喪中行祭

服中赴舉

服中聽樂

居喪雜儀

書疏

祝文

時於

土神祭

初祖

先祖

禩

忌日



南溪先生禮說卷之十五

書祭

問書祭乃喪終大節目而家禮闕之何也

答家禮無吉祭此朱子不得再修者然大祥註中引答李繼善書實吉祭之本也

答柳道卿書三書戊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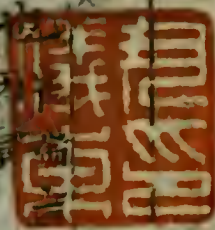
吉祭當以仲月為主若三月禫祭當行於五月矣

答李養而書甲辰

合禫之說若准是月吉祭猶未配之義所謂配者正指合禫而言也詳在備要吉祭條

答李重登書

答晚書



南溪先生禮說卷之十五

復寢曾見禮意重於食肉然大功不過以奠為限云云
詳見大功條

喪中行祭

問古禮喪三年不祭成文憲己酉

答此說甚長廢祭及不廢祭俱有所據詳見問解中第
觀朱子所自行及與近世諸文商論皆以不祭為正云
問喪中祭祀朱子之說各有異同莫適所從以答
竇文卿書觀之雖事喪廢家廟四時正祭而以祭
范伯崇書觀之雖父母喪似不廢也又以揚復言
先生以子喪不舉盛祭之說觀之正祭則自不可
舉而雖忌祭墓祭饌品減於常時只一獻不讀祝

無疑也。孤子家王父當主祀。如忌墓祭及俗節薦
 享皆以揚說為準。不敢盛設。而四時正祭則不敢
 舉。未知如何。如孤子意欲於忌祭墓祭如禮三獻。讀
 祝行之。四時正祭則姑廢之。而此亦出於臆料。於
 上三說或去或取無從一之。見未敢斷行耳。祖墓
 既不得盛祭。則山神之祭亦當減殺耶。卅 尚 淳

答喪中行祀當以胡伯量曾光祖問答為正。墓祭雖與
 忌祭有間。目喪而不敢伸祭禮者。義固有在。何可創為
 新例耶。山神祭朱子云與墓前一様。恐亦不得不隨本
 位而異也。

問凶服之人行祀於家廟及墓所似為未安而若

無他人則亦可行之耶粟谷先生曰朱文公喪中以墨衰薦于廟今人可以俗制喪服行祀此為可證矣

李彥緯辛酉

答墨衰之制似當通行第國俗無此制然則喪人行祀於家廟者姑依粟谷說行之為宜

問三丘之內四時節祀及祖曾祖高祖妣忌祀則受胙用祝之禮似當闕矣而當何服而行祀耶墨衰之制今世絕無以直領方笠絞帶入廟而行祀耶生麻衣帶極凶之制四時節祀及忌祀極重之吉祭也以凶服接吉祭於禮如何時世之人使輕服之人代行之而若無其人則奈何俞櫟庚午

答墨衰乃朱子時行祀家廟之服也最當復古而行之
今人終不用此制不得已以孝巾深衣別製布帶入廟
行事乃出於要訣備要諸說未知其可也第以此行忌
祀則猶可入廟行事則尤未安如有服輕者代行為勝
其無此者只得依上所行耳如何如何

問家廟祭祀亦將不行於葬前否乃是別居抑不

拘碍而行之耶

金洪福辛未

答宗家祭祀何可以支子異居之家喪不行耶若於宗
子非期服則量而行之為當

問俗節朔望於家廟及几筵行薦時未知以尊卑
之次當先家廟而後几筵耶抑衰麻方在身當先

行於几筵而乃以俗制喪服八廟行薦歟肆泰昌

答家禮冬至祭始祖後行祠堂祭禮今雖喪祭之禮有

別當先行祠堂祭

問喪中家廟忌祭并祭考妣固有援凶即吉之嫌而退溪先生已言之固知非禮而若墓祭既已合葬或雙墳斷之以同牢一體共穴合祭之義則非如祠堂几筵之各異其所也雖欲別設勢亦有礙抑未知墓祭則雖三年內設一桌或不害於義

否同人

答喪中墓祭共一卓禮有不得行者詳見下文

問擊蒙要訣三年之喪祠堂之祭於四時節祀及

忌祭墓祭饌品減於常時只一獻不讀祝云云罪
姪先人忌祭適在去月故謹依此禮已行之但墓
祭父母墳墓並在一處凡酌獻設饌之際決不可
有所豐殺於其間實難行得此禮且行祭時持母
服同臨父墳實有吉凶相襲之嫌心甚未安然墓
所既同亦似難變通伏未知此等處別有善處之
禮耶同人

答喪中墓祭之儀頗軋脛世俗則共卓而哭行之不疑
嶺南則以舊墓為重喪人不敢參祭頃年李壽翁問此
生答以當用孝巾深衣先行單獻祭於考之舊位待其
卒事又用衰服次行三獻哭祭於新位蓋雖合墓而分

西東兩邊視若各位可也與遷葬時各設几筵何異李

龜問答觀如此然後義正而禮得矣

問四時節祀及忌祭墓祭卒哭後則當依喪禮備

要所著使服輕者行薦亦以單獻行禮而既已過

祀於家內則身不熱過心有所缺然或可以參祀

而不為親自奠獻耶抑將使服輕者行薦而辭神

後參拜耶亦與時中

答若有服輕者行禮則喪人忍辭神後參拜為勝

問節祀及忌祭墓祭既不能備禮行祀則祝辭皆

闕之耶或以代行之意告於祝辭中耶同人

答讀祝乃祭之盛節喪中忌墓祭既不能備禮則闕祝

似宜節祀乃指俗節祭禮而言本無祝矣

問朔望祭亦使服輕者代行而不為祭過耶云云

司人

答云云 詳見恭

問晨謁三年之內姑闕之耶云云 司人

答云云 詳見晨謁條

問孤子輩既有從兄弟凡係喪中祭祀使之代行此固有據而以退坐為未安以孝巾布直領祭辭於庭下未知如何朔望祭廟一切廢却情理甚缺而若有從兄弟可行者則決不可以凶服行祭禮

耶 李泰壽發問

答橫渠使服輕者入廟一節甚好近世則無論有輕服與否喪人皆以孝巾布直領入廟蓋亦同問解之說也然如有服輕者使之行參而喪人輩參後別行拜禮如哀說恐勝

問云云

沈壽亮丙子

答要訣喪中祭儀忌祭條註云墓祭亦同此乃明文也

問云云

同人

答栗谷先生雖云使輕服者行薦註中已有墨衰之文而况朱夫子已自行之其說具見問解若無服輕者恐不可曰朔望忌祀喪一切不得參也如先墓展拜之禮尤輕於參祭宜無不可行者

問父先亡者遭母喪而祔葬父墓則三年內墓祭

當以何服何冠行之乎

李之老壬子

答要訣喪中行祭儀已許喪人以俗制喪服入祖廟况於先考墓乎準此行之似當近世鄭愚伏經世欲倣節祀使子姪代行恐於情禮有碍如何如何

問云云

徐宗積丁卯

答垂示疑節本未致詳於禮書加以年來疾病昏耗舊所諳悉者亦皆遺忘誠不敢妄有仰復也第以要訣問解諸說揆之不無可據蓋要訣則期大功於未葬前雖忌墓祭亦一獻減饌問解則期以下既殯之後雖練祥禫祭必擇日設行此似不同然忌日固曰喪之餘自是

吉祭而練祥禮家與葬同稱實為喪祭且問解所引雜
記雖為昆弟而言沙溪先生乃以期以下為斷準此雖
祖父母未葬前似無不可行練祥者且以祭饌言之備
要只於喪中死者葬前用素饌葬後則不然今聞兩喪
垂畢則亦無此礙矣如何如何但病思惑錯益犯僭汰
之罪唯在博詢而審處之

問先妣心制未闕先考又沒其於祭先妣也當何
服以其心喪服行事未知如何李時春壬戌
答恐當以問解喪中祭先之服行之

問若新舊墓合葬則其饌品與服色似難分別當
如何同入

答合墓祭饌非如神板猶有請出單祭之時恐難分別
矣服色亦同

典上答卦泰昌
問差異當參考

問問解三年內忌祭條謂只一獻則無侑食也然
則似不設飯而或者曰雖設而不侑此說如何
其祭降奠獻等節一如常祭儀而只一酌不祭茅
耶只如朔望儀耶

同入甲子

答問解所謂忌祭一獻云者原於擊蒙要訣只云饌品
減於常時無不設食之文恐亞終兩獻及讀祝告利成
之外並如常祭矣

問所論只云饌品減於常時無不設食之文者殊
未曉然也蓋退溪論國恤卒哭前祭祀條有曰

不可上墓其就廟如節祀之禮云云未知其節祀
云者指何等儀節也孤哀之意以此推之忌與墓
本無所間而既曰如節祀云則略行之禮似乎無
飯而其他設玄祭茅添酌闔門等節亦隨而殺了
矣所教又曰亞終兩獻及讀祝告利成之外並如
常祭儀矣亦不能無惑而方當一奠之終節不可
不詳講又敢煩撓乞賜明教同人

荅退溪所謂節祀者乃廟中俗節參禮也此與略設一
奠云者自不相干所謂亞終兩獻讀祝告利成之說亦
後其大槩而言然添酒雖廢而扱匙則不可不行祭茅
闔門亦未見其為必當廢也

問云云 同人西貢

答要訣燕告事之文故尋常不敢行矣

無侑食者謂不如常時三獻之後別設一節而為侑食云爾謂當於初獻時並扱匙飯中正筋而無拜等事也

問家奉先世祭祀依擊鼓要訣行之以深衣方筮時享忌祀皆用單獻矣今又將行祖妣忌祀鄙家輪行於支子故也此則異於家廟之祭祀單獻行禮心甚未安而亦不可舉三獻盛祭勢將亦用單酌耶下教之

李世龜庚申

答禮喪後死者祭後生者此則從本分所得而言耳若

其宗家輪行之祭雖在眼中恐不得不用三獻之例如何如何

問先親節祀雖目事勢之如此三獻有祝山神祭則喪中不可以三獻有祝則當依前一獻無祝耶
同人主成

答依前一獻似當

問云云洪重措丙寅

答承諭祭禮實係變節豈敢輕對以犯僭汰之戒乎第忌祀三獻雖以三年之喪既類行練祥之意推之恐無不可用三獻者蓋俱是喪祭故也惟時祭則本為吉禮之大者禮既有所祭者無服則祭之文朱子亦於子喪

不舉盛祭云則古禮固難盡復長子斬衰亦重於祖妣之替服然揆以情禮恐或難以要訣註言替大功之制行之不疑也鄙見如此幸更商量而處之

問三年內朔望祭禮不可行耶云云 羅良佐

答云云 詳見祭條

問三年內只言朔日則於朝奠設饌而無俗節別

設饌之文云云 同人

答云云 詳見俗節條

問四時節祀既有行過之文則禘祭似與節祀無

間云云 并弼明主申

答云云 詳見稱條

問從弟李時春與無子宗婦同居而攝祭宗婦即其出繼兄嫂也從弟今七月不意辭世而祖考妣節祀及忌祀在其未葬前考備要則先儒謂期大功則未葬前略行忌墓祭云以服制論之則宗婦之於亡人為從父兄弟之妻似無廢祭之義既攝其祭又同其居而備要所引雜記又謂如同宮則雖臣妾葬而後祭註將行小祥大祥之祭祥祭亦廢則况忌墓祭乎然則宗婦遭此同居攝祭主之喪親自其家祭其或有傷於禮意耶且節祀則諸子孫各祭其私親而獨於祖考妣位廢祭於一山之內亦有不先父食之嫌叅以情禮殊未安既有

期大功略行之說又有同宮廢祭之文未知何如
可以執兩用中耶

李時亨丁卯

答示喻兩說固不相合七則重在同居非可以服制而
論也既曰雖臣妾之喪必葬而後祭然則宗婦有難從
這中辨祭物以行亦難自旁孫代行禮意如是揆以愚
意不行恐當第不敢質言也如何如何

問今此叔父之喪家中廢祭者有幾耶曾子問既
曰齊衰大功皆廢則秋夕墓祭及忌祀似將俱廢
而又曰外喪自齊衰以下行也若然則當降殺其
節目而行之耶曾子問乃及於鼎俎既陳籩豆既
設設後則喪後之祭无似有間又曰所祭於死者

無服則祭有服而廢祭據此尤明而栗谷先生乃以三年喪以下隨其服之輕重酌降殺期大功則曰奠前可廢時祭而忌墓祭略行然則將何所的從耶李泰壽辛未

答服中之祭曾子問雖有其文皆初聞喪時事也與今日所疑不同當從要訣所論忌墓祭儀行之而已至如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云者本指祭者外親而言非可以此反摺轉來以為凡於死者有服則不祭也蓋本親則已在外喪齊衰以下行之之中各有降殺祭者與所祭者無不同矣張子嘗曰喪自齊衰以下不可廢祭朱子亦曰古人緦麻已廢祭祀恐今人行不得此又可見

今禮與古禮異處如何如何

問曾子問士總不祭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註如
妻之父母母之兄弟姊妹也如將行禘祭而母之
兄弟姊妹喪則先妣有服矣亦可祭否大夫之祭
外喪自齊衰以下行也如將行禘祭而外祖父母
亡則服雖小功於先妣則父母之喪也神道雖異
於生人殯殮之前饗以牲牢不為未安耶李之老
王于
答大夫之祭外喪自齊衰以下行者實以鼎俎既陳籩
豆既設而言既曰將行禘祭則是固有異於此文也要
訣服中儀曰五服未成服前雖忌祭亦廢况於時享乎
况於外祖父母乎

問先儒言父母喪中子死則成服前廢朝夕祭而
不言節祀節祀雖成服前可行否且親喪葬於先
塋側而喪中又遭宗子婦喪則宗子葬前廢先墓
祭禮固然也廢祭于先墓而獨祭巨親於先墓之
側未安如何 况倪已酉

答朝夕上食乃不可廢之節子喪成服之前猶且廢之
况於節祀乎葬同先塋者恐雖三年之內不當獨祭也
如何

問立後一款亦為告廟則服輕者代行耶喪人如
自為之則以何服將行耶 元夢真丁卯

答使服輕者代祭乃橫渠說然未子既以墨衰八廟粟

谷又言今之喪人，可以俗制喪服，行祀所引俗制喪服者，乃布直領孝巾，別具布帶服色，則非無可據矣。第葬前方，專於新喪，亦無入廟行祭之事，恐當待卒哭後，喪人親行告禮於家廟矣。如何如何。

問孝子於几筵有常侍之義云云

問米葛

答云云

詳見墓祭條

問滌親兄弟皆在他處，滌侍奉生父母而遭外艱，凡喪事及朝夕祭祀，皆於滌家行之，至於養父母及祖父母忌祭、墓祭，雖使服輕者行薦而減饌品，只一獻不讀祝之節，則與宗子之在喪者有異，問之於諸儒，或云所後之祭自當躬行，非徒饌品之

不可改常祝文亦如常日所禱可也或云喪在同
宮哭泣不可與異宮之人比之似當與宗子在喪
者無異所論若是之矛盾未知何以則合於情禮
耶閱滌已酉

答為所生母之服在禮只是不杖期繇此言之於所後
之祭非但饌品之不減祝辭之如常而已躬自行祭無
疑只是今人持生父母喪皆具喪人制度恐其不敢以
私親凶服而祭所後然則與喪中祭先之義不同姑使
眼輕者入廟而祝用使某芒例其或可歟雖以喪在同
宮言之奠前固不得祭奠後如上所論無疑矣

問前喪既畢之後以禮律言之則累代奉祀之人

家廟祀奠不可以私親之喪有所減殺且以宋子
墨衰行祀之禮言之無他替行之人則或當以權
宜行祀而家有長成之子自當代行則凶服之人
固不敢入廟行祀而身既不參則三獻之禮自當
減殺祝告之辭亦當不用故每於節祀及忌祀使
家兒代行只一獻而不用祝矣今當變除之後自
以為身既無服而凡於奠獻之禮祝告之辭一依
常禮無少降殺則其於情禮豈敢自安乎未知何
以則可以得中而可免失禮之歸耶或於變禮之
中有可以遵行而情文禮意兩無所憾者耶

申說
主中

答示意謹領此世禮說甚詳絕無為人後者居本生喪

而入繼後廟之制恐只是以服斷也然則雖本生喪暮
年之內可以要訣之意準行繼後廟之祭無疑况於申
心喪以後字蓋所謂墨衰及使服輕者入廟云者皆指
當喪之人為自己先祠而言非為為人後者入繼後廟
而言故今人所行自不覺其為本生重而為繼後輕殊
所未安也然期制以前猶可以橫渠三廢時祀使竹監
弟代行之說自諉矣至於申心喪後則既已為之玄冠
素服黑帶正是要訣所謂服中行祀之服然則更將何
俟而不一猶常行之禮乎朱子於樊遲問孝章曰心雖
無窮分則有限其義自是如此若果本生親蕃除之後
猶不準行所繼家之祭禮則當初出後大宗之義何居

反復思量恐無可疑矣嘗答人暮則內禮節有可參考者并呈章復然商而審處之

問宋龜峯答栗谷先生書曰以凶接吉古無其禮朱子以墨衰行禮者是不忍以純凶而接神明也沙溪答同春問以生布直領方笠生布帶入廟行祀為定人家三年內先廟祭祀既不以凶服行之則為人後者雖為本親父母服衰而服則期年也又所後家先廟與本親家先廟有異似不可以本親家廟行祭之服通行於所後家也未知如何或謂別具草笠或平陽子及布直領生布帶以為行祭時所著之服恐或無妨而似合於權變云此言

亦未知如何沙溪雖以時俗所着布直領方笠使
之代行而此亦喪人出入通行所着之服則不可
謂心服也既非吉服則亦不可以此入於別宗家
廟此非小節而不可因循伏乞叅酌下教且喪三
年不祭是古禮而朱子以為不可不祭又使以墨
衰行祭而以墨衰行之是不得已之禮也故粟谷
以為使服輕者代行其意可知也然人家若無服
輕者而主人不得已以墨衰入廟則至於主人之
衆兄弟亦似不可脫衰隨叅未知如何李梓相
答示喻服本生喪而叅繼後家廟祭服色非禮經無明
文也乃世人自居本生喪過重而難於行繼後家祭則

恐不無酌處之道矣今禮雖遠宗及繼禰者莫不立後
然禮經本意惟太宗與身為大夫者立後其事甚重故
必以尊服受之而反以不杖期服本生父母蓋亦將以
通乎繼後家廟祭也是故其為居常服色似當降于兄
弟以時服冠蔽陽子著生布直領帶而已初常服人加鹿然則
入繼後廟之時又當從輕著黃草笠白布直領淡黑布
帶以行之初及墨衰之意似無大未安者今之服本生
者其服色必冠方笠著大布深衣絞帶今加以與兄弟
行喪者無所辨別則其於為入後之義可謂舛矣如是
而欲求所以行繼後家廟祭之道者豈不隔重而不通
乎今愚乃欲出此者蓋亦沙溪方笠布直領入家廟之

意而為其繼後家廟事體益重故更加輕制以通之未
知如何頃年宋恭仲遭本生喪時愚修慰一用伯叔父
母例尤丈亟稱其是而仍謂平日當著黃草笠此則全
似平常恐太過蓋於其間有蔽陽子一節故也但此等
事世人不深考禮意而以為大變從而謗議之不暇唯
在商量而酌處之至如粟谷所謂使服輕者行薦即指
節祀而言非四時正祭也主人既以墨衰入廟則衆主
人亦無不可參之義如何如何

問云云

升泰輔已未

答吉凶不相襲禮之正也故朱子居喪以墨衰行薦於
家廟其義則然但吾東俗素不用此禮又不諳此制為

景善一稟而退陶不從宋同春再稟而沙溪不用昔年
愚嘗反復於充庵亦只以栗谷之論為主尋常慨歎者
也夫居喪而乃以墨衰入廟者何哉誠以先祖之軀重
而父母之服輕故為此權借不得已之制今居本生喪
者視繼後之祭亦猶父母之於先祖則明齋所謂黑布
笠素衣無所不可者但黑笠是繼後之過期心喪之服
雖曰此權彼正此暫彼久恐或有相混之患而平涼又
直為方笠之類耳愚意黃草笠白布直領淡黑布帶似
可蓋黃笠本與黑笠同為心喪之服而今人或有無事
平著者又有未盡變吉之義白衣黑帶固為要訣服中
行祀之儀也設有輕舉之誚其與以三年之喪而盡黑

其衰者所失至歎此正所謂吾有所受之矣

答閔揚湖葉書癸巳

禮曾子問云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自
啓至于友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註曰郊社亦然
唯嘗禘宗廟俟吉也疏曰五祀外神不可以已私喪久
廢其祭故既殯哀情稍殺而後祭也又竇文卿問妻喪
未葬遇先忌不知當祭否朱子曰忌者喪之餘祭似無
嫌然正聽已設几筵即無祭處恐亦可暫停也今以忌
祭雖非五祀外神之比而其在葬後卒哭前者又似與
未葬少間蓋古人自慙殯至于卒哭皆用初喪之禮故
也然以無嫌之義故已葬之祭殺禮而行之恐是入情

所不能己也如何如何

答宋允齋

時烈書 癸卯

居喪時祭問解既著程朱諸說而以酌處為言間竊詳之則朱子於竇胡曾三答皆云不可行獨於范伯崇有做杜註常祀家廟之說誠不知所從蓋平日議論雖如此或不無先後之異則但當以朱子晚年所自行者為準否且喪中祭先之服退溪於答禹景善第二問欲以直領當墨衰冠帶緝是而及禹公有上衣下裳之說則不能堅執前意粟谷要訣欲以俗制喪服當墨衰及龜峯論其不是則其答有謹改之語而但不著其改之之如何至問解則以當用布直領孝巾行祀帶則別具布

帶為言似是遵用要訣定式愚意宋時墨衰與今俗制
喪服雖俱非古禮然墨衰則朱子行之最為有據今以
問解所教之意淡黑其色而布升亦用稍廉者實有借
吉之義而又合朱子所據亦未知如何

答崔汝和 賜鼎書

詢及忌祭一節固似有異於先祖常例者云云

詳見忌日條

答蔡斗姪書

示祭儀若以要訣說觀之期服者祭後當祭云云

詳見墓祭條

墓祭條

眼中赴舉

問大功葬前赴舉 成文冠成子

答赴舉求榮之事而大功以上喪之重制也若未葬則似不可相冒然退溪說雖兄弟喪成服可赴舉云此理殊未安

答金士直擇外祖母葬前不赴舉書辛酉

垂示赴舉之義不赴固厚然未有前賢所訓可以通行則不敢以不赴為主也第念左右既聞訃於遠外則雖不旋赴喪次義當待葬預往奉奠敦事以盡其情禮何可効俗葦科後汲汲馳下只及窀穸之為耶况大夫人家方在初喪則悅親之說亦與平日有間矣如何如何

答尹惠甫志和仲深志源書丙寅

示喻服中應舉事精昏特甚不記前時奉告者出於何

說宗平日鄙見則固在茲用覲縷非獨為左右發也蓋
喪服雖同是暮年有正統旁統之別如祖父母服乃正
統之至重者故雖女孫出嫁之人不能降其服又曰縗
冠玄武子姓之冠與所謂伯叔父母兄弟非可一例而
論也由此程子於元祐之議者舉以為言則今載於喪
禮備要夫人能知之實禮家之大防孝子順孫之所當
自致者也夫為子弟者必稟命於父兄云者謂他事之
可否得失無傷於學者耳若此禮則乃其重在於祖父
母之喪苟心從俗而應舉者在父兄為忽親之哀在子
弟為成父兄之過仁人君子之所不敢出然而舉世行
之不憚者以既不能深知此義又多惑於榮利之塗而

不自解也奚可乎哉前日所告訃不過槩以禮義而言
必未如今日之極本窮源亦非欲左右之相後為世道
明禮防不得不然耳如何如何

服中聽樂

問雜記父有服宮中子不與於樂註異宮則否此
亦謂服之輕者如重服則子亦有服可與樂乎云
云子亦有服之服果指縞冠而言耶玉藻縞冠玄
武子姓之冠註云為祖之也故冠縞以示其凶
為父之存也故武玄以示其吉云則縞其冠玄其
武乃是參用吉凶之制其可斷謂之子亦有服之
服耶玄冠縞武不齒之服註云期而小祥孫為祖

服除矣而父服未除不敢純吉云子亦有服之服
恐不指不敢純吉而言也若以縞冠謂之子亦有
服之服而父有服之服謂之輕服則父之暮功子
亦有服必父之總麻然後子無服焉父在總制同
宮之子則將不得出外觀樂而父雖暮慄異宮子
則功制先盡之後無妨於與樂耶若以父有服之
服謂之喪服則其註既曰此亦謂服之輕者云若
以為輕服則父在總制則同宮子將不得與樂而
母在父母喪之時子無縞冠之服則雖同宮之子
亦將舉樂於聲不聞之處而推此條也妻之總將
不舉於其側此與小功至不絕聲者無乃逕庭耶

服中不聽樂不是疑禮則禮註所謂子亦有服可
與樂乎云云者果何所指而其所謂此亦謂服之
輕者云云者指父之服耶指己之服耶○疑禮問
解不杖暮條同春問今有一士人遭祖父母喪終
暮年食素居外一如喪人至於服闋亦曰父有重
喪子何敢純吉用白帶素服而不與宴樂此意甚
善如何愚伏荅曰此正聖人所謂獻子加入一等
者可敬白帶素服亦得縞冠玄武之義然帶用黑
色似為得中如何沙溪荅曰鄭說是一士人之白
帶素服不與宴樂既許以加入一等則不素服與
宴樂者即為下一等之人也今若以縞冠謂之子

亦有服之服則不素服而與宴樂者亦不過為應
服其服者耳帶用黑色愚伏之所義推沙溪之所
許可則今以縞冠謂之子亦有服之服而父有服
之服則歸之於輕服者終未曉然矣若以縞冠謂
非子亦有服之服則父有服之服似非輕服而必
論以喪服然後父有服母有服妻有服三教方無
窒碍同宮異宮之分別亦有意義如何○疑禮問
辭即分類之書而父有服之條在於不杖暮條內
祖父母喪暮後服色帳赴舉之下父有服之服似
指喪服如何柳監司尚運乙丑

答所引諸條皆常飲見者但其本文並註疏不能詳記

又無書冊可考正如前書之意矣然今既承委問姑以
目前所見奉報雜記所謂父有服之服泛論則固似指
居喪者而言然以註中服輕服重之說言之恐是指斬
齊以下之服何者經文本意蓋謂父有輕服宮中子不
可與樂註則曰此知異宮則否又知父若有重服則子
固不可與樂故如是云云也至藻所謂縞冠玄武子姓
之服者謂祖服盡後亦以其父居喪不能純吉而為此
制也以此推之一則為父有輕服之事一則為父有斬
齊重喪之事今右相合而一之以謂子亦有服者指縞
冠而言登對說蓋父有三年以下似是右相引禮文而斷以已說者故云然未知於註疏
及先儒說中有此明文否不然亦涉褻率矣鄙見如此

幸令更加詳察若夫鄙意則不在於此喪祭之禮固多
通上下而言者然王朝邦國與匹夫之家事體自別帝
堯殂落而四海遏密八音今雖小君之喪中外朝臣揆
以大義似不當循常聽樂不必以同宮異宮論也五禮
儀初喪條只通言三年不用樂厥後小君喪更不論臣
民用樂之節似亦由此矣如何如何至於愚沙所答自
當為不聽樂之證而問解分類在於祖父母服下則非
居喪之制可見也○母妻為私親喪並不杖菴本是斬
衰以下服則父服云云非以居喪言蓋明矣

答柳悠久

尚運書乙丑

聽樂一段不著於禮律之意思之不得其衷且以摛昏

已甚旁無一卷書相隨雖或有著姑無以究極其說唯
以大義推之君父既在亮陰之中中外諸臣似未宜
燕樂一如常日假令禮律已有其文孟獻子加入一等
又非君子之所可勉思跂及者耶然若以禮律未著之
義務欲成人之罪過恐又未允雖以在我者言之亦不
必自同於明犯禮義之科矣如何如何

荅柳愆久書

乙丑

計令所考在於禮記及問解等書而不遑於儀禮通解
續蓋關西必無此本故也茲以兩條謄呈幸須詳覽蓋
禮記集說則以子亦有服為已有期功之服與鄙前書
意同儀禮通解之說則論父有服與集說同其論重服

慶輿集說不同南相之論蓋主通解而其曰子亦有服者指縞冠玄武云云欲通兩註而一觀之殊不知通解集說意自不同其意則或後出者為勝也然此則特論經解異同之致耳若緘辭則切勿分踈以增紛紜千萬居喪雜儀

問禮有不與人坐之文而今世此禮行之亦難一家親戚及平日知舊來訪廬居則豈能不酬應耶不言不語亦甚難行禮有不可與服輕者同處之意而此亦事勢有不得不與同處時此等皆是忘哀之端如何如何

朴鐔丙寅

答不與人坐乃練後聖室之事也雖練前喪人自不得

不與人相接然禮曰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又
曰言而不語對而不問若果叙寒暄討喪禮及所讀經
義之外不及他事則其與今人聚客劇談連晝夜不撤
以忘其哀者自有所分矣

問不與人坐如言而不語對而不問曲盡人情而
但屢見之人而有不問之事起問亦非禮耶且人
有來見不可不接待而不與人坐未知如何

純戊辰

答喪通禮註練室不與人居居即坐也

問大功廢業大功之誦或曰可也其重者可知第
曲禮曰未葬讀喪禮已葬讀祭禮喪禮雖所以講

求當行之事未葬前讀禮無已太急而以此章觀之廢業固當今之居憂者以讀書看字為非異事而此亦可謂非禮耶同人戊辰

答凡古今異宜處或心不安者斟酌行之可也聖賢經訓如此每生疑難恐皆未安

問頃年前喪或以情勝又荒迷日甚未克多廢讀書云云朴鍾

答云詳見居廬條

問禮居喪不讀樂章前輩居喪不授學者以詩傳云家內兒子隨俗欲學唐詩而唐詩題目太半是歌行未知教之無害於義理耶兒子他無可學處

而三年不教則恐失其時敢稟

李世謙上成

合朱子送子於呂東萊廬次俾受其學而陸象山猶以

為未安蓋古人居喪之禮甚嚴其於不讀樂章之戒尤

難輕變其間豈無他書之可教者耶

問言王事不言國事成文憲記西

答王事以諸侯入輔三室而言國事只以其國家言如

大夫有公事家事之異也

問方登即出八時所著也出外似無脫去之時而

答今俗八人堂室或曰尊父在坐多有脫置戶外只

著孝中者似甚未安未知何據耶朴泰昌乙丑

答方登祭時不著見問解八人家則恐無脫去之義或

以壓尊而然未可曉也

問家有痘患則似其不淨難行饋奠云云

答云

詳見朝夕禮食

問瘟疫行祭與否

答合家染瘟疫者勢似不得行祀世人或以鄰里近村

而不祭者惑矣大疫則只兇少染痛恐無不可行祭之

義小疫則自前國俗無忌祭之事不必論也

問世龜素有頭風齒痛每早起梳髮臨卧以百燬

鹽漱齒久之得效前喪時以逐日梳漱非居喪哀

戒之容遂止不為矣頭齒之病今有復發之漸又

過三年則其疾恐病難以得效欲依常擲漱則前

後喪有異於心戚戚不安未知如何以處之

龜注

答禮於居喪有疾使用薑桂之滋味况於漱啣之類耶
此則惟在量疾勢緩急而處之也

問廬次不可設酒肉也而或當待諸父云云

李詩

答云云 詳見居廬條

問舉世為親備不虞者必制於閏月此有可據耶

李行泰丙寅

答閏月之說乃俗談不足論也

與宋尤齋 時烈書 庚戌而宋尤齋不辭不哭

人家遭喪後別無哭廟之禮而若上先墓自不得不哭
此人情之必至而亦由墓異於廟故也但遭母喪而於
父墓遭父母喪而於祖考則可矣若泛施於曾高以上
及旁尊似涉太過未知然否

答云答尹子仁 極書 庚申

退溪答李淳問曰妻當拜弟不當拜蓋當通喪祭者與
家禮小斂奠只言卑幼皆再拜之義亦可相發也但今
人於年輩相敵後兄弟以下及異姓後甥等處有難以
尊兄自居者率用答拜之規而獨於死後奠祭必行此
禮則似未妥當且如弟姪卑幼之類當初臨喪時猶可
以代拜矣其後三年之後若或時節經過為省墳土

殊無節目可以遵行未知先輩其有論及此禮抑且何以裁處耶亦乞詳示

隨筆錄

戊午

象山以朱子居喪授徒為未安然家禮會成載吳幼清跋文公遺陳正己講學帖似謂朱子以居喪授徒為非是與與呂東萊黃直卿書不同豈後来自有定論耶惜其帖不傳於世也

喪祭值疫痘說

庚午

朱子雜著偶讀漫記

退溪答李平叔書二

寒岡答任卓甫李善立問

沙溪答金獻二

夫疫者老少所共患痘者小兒所獨行俗人皆稱有神蓋傳痛莫重之病也然痘則惟未經者出避而病者及全家晏然不動疫則老少皆避而病者亦出幕

犯上者不出

但留婢僕以守其家此又值病斟量中外通行之規也然當此之時或罹父母之喪或值祖先之祭者其將如何而可也夫以傳痛莫重之患有死已必至之勢人心危懼務以奔避為得生之路則自古及今未有能免於此而世之君子亦未有舉以為訓昭示後來者是故雖其所謂父母之喪祖先之祭類多不得準禮以盡為人子孫之道馴至得罪於天理豈可勝言哉然今以朱夫

子及我朝三先生之說觀之如朱子所謂告之以恩義則彼之不避者知恩義之為重而不忍避云者誠入道之至訓斯可以為天下士庶之法矣至如退溪所謂避者未必皆生然而避者生之道云者亦處變不得已之論恐難一向攻斥也逮乎沙溪初是退溪之說而間為或者所謂不當付父母喪於婢僕之論所撓以有末段土殯後出避之言然其歸趣終與退溪之意一致耳此事愚嘗稔聞之矣頃年有文官金鎬者既殯親喪而出避如他例時李相尚真在小僚主議一如或者之論至斥以不孝無狀將有論罪之舉衆議靡然金君遂還入殯次李知縣惇臨之喪諸子后平輩初如金君之為適

其繼母自誓不避后平輩亦還八此兩家則偶皆無事
矣昔者李叅奉義吉躬救女兄厲疾未幾傳痛而死儕
友元聘君諸人嘗以為不能裁度義理及後余姊兄李
士常夫妻染厲而卧其姪義著八救亦染而死此兩人
則皆不保矣且如不行祖先祭祀雖與父母在殯出避
之義較有輕重亦不宜只管廢闕如寒岡所謂奉主避
厲則行禫事於權安處家無痛者則備持祭物就行於
卜家皆不妨云者可見歸重祭祀不為疫瘧所奪之意
也然此特喪禮之大節耳時忌諸祭已無舉令至目近
同疫瘧而遂廢者滔滔皆是可謂惑之甚矣今請統而
論之朱夫子之說固為不易之正理而退沙二先生所

論亦是不得已而為變通之道者無以議為准或者所
謂不當付父母喪於婢僕云者似矣而有未盡通何者
朱子雖有云云如上文者而其首尾又有其實不然及
染與不染似亦係乎人心之邪正正如黻度者邪謂人稟性
性之類氣體之虛實不可一槩論之之語此所以致退
溪殯後出避之議也嘗竊略究其意則當父母疾甦之
時喪出之際無論心氣之邪正虛實為入子孫者自當
一體救病治喪以盡其道也及歛殯既畢之後既有邪
正虛實之不可一槩論者則亦豈宜固守常法而終昧
以死傷生之大戒哉譬之有國家者值外敵入寇危亡
之禍迫在朝夕不得已而出於權宜圖存之計太子親

王撫軍分監以為重恢之地將相士民禦侮敵愾以為
死守之舉上下相維各有攸當今為太子親王者自謂
能盡子道而必欲死守則其於畢竟扶持宗社底道理
當何如也以此推之或者之論恐未盡通矣至於祭祀
除非疫之全家出避痘之正寢委痛無所可祭者痘發
於時似亦潔恐無不行之義蓋論証治病莫詳於醫書亦
不言以祭為禁而時俗必以膏煎之物為大忌謂其氣
臭相薰則如此之類不設亦可幽有鬼神明有禮樂彼
雖有神豈必禁人之祭其先耶大抵朱子思義之說亦
以骨肉至親為言則其大體已明矣然所謂骨肉至親
亦自分數若又不言其處變之曲折制義之輕重則其

將何以為入倫之大法世俗之通行也耶惟退溪鯨殞
之說既以父子為言其無此而有伯叔昆弟者似當議
擇其親屬最近性不畏厲之人救病治喪餘皆在外經
理不必全數入見如父母之為則是當無專委婢僕不
謹藥餌之患其於人心天理殆無遺憾矣鄉俗有或
行日於寓所回無不可有未入棺而出避者勢須還
交後成服又當以成服之日為練祥此亦不可不知也
至於鄰里之間或助其糧資或鋤其田畝或時加問訊
亦自不廢而祭祀之禮只當無甚忌諱依時而行之變
還家後然則委骨肉至親而不救回近洞疫痘而不祭
之弊皆無所患是固不能如祝劉諸公遍救鄉黨之盛
而大體已舉矣乃其或者務為過高之論及世之人一

切倉皇周措雖陷於不義而不顧要為不達事理不知
恩義以至於此者余故謹曰諸先生說表以出之少祛
其惑焉○此事朱子引而不發退溪則曰恐難立下一
格法又曰此某所未判斷慶泌溪則曰似或可也皆不
為正定之法蓋以人事之大變有不敢輕論故也然今
末稍所舉退溪斂歿之說以下數款世之稍有識慮者
往往行之唯其陋俗無知之人獨不能行然行者少而
不行者多以致悖理傷教之甚故誠欲曰退溪之論以
明一世之中行之者為善不行者為不善之義庶幾舍
彼而取此耳要皆所以闡發朱子恩義之遺訓其與不
加裁量置天下士庶於倉皇周措之域越萬方而一轍

者遠矣後之君子其亦加恕焉

書疏

問按慰疏末端曰姓某疏上曰姓某謹封而答疏
末端曰姓名疏上曰姓名伏上於慰疏則必曰姓
某於答疏則必曰姓名者何也抑別有深意耶金

翰生申

答姓某姓名不無輕重之別雖謂之有意可也

問重封疏上某官某官下恐脫大孝苦前四字鄭

尚據癸酉

答似蒙上文而言

問吊狀有謹空二字是何如辭耶書于何處耶李

東書壬戌

答謹空乃宋時狀例猶言謹空其下方蓋致敬之意也

問云云俞樾庚午

答父沒而後母在只稱孤子不宜稱孤哀子之說詳見退溪先生答李仲久書蓋以後母亦母也若稱孤哀則同於全無一母故不忍稱之如此云耳

問慰人父母已疏禫除後書慰䟽上哀前強加䟽食等語皆用不得未知如何鄭尚樸癸酉

答量時措辭而處之恐非所患

問書䟽之式今人多用省禮除式等語此槩出於權宜也若一家之間則誠不無權宜取便之道矣

於尊長及朋儕則具書措頽再拜等字宜矣如何
并尚存七折

答䟽式省禮等語用於親戚所諭固然但朋友情親者
似亦在其中矣

問家禮凡以書來吊者並須卒哭後答之喪禮備
要亦條列於卒哭之後則卒哭前無修謝之禮亦
明矣然其答䟽中云奄踰旬朔一句似有可疑若
皆以卒哭後則不可謂旬朔雖卒哭前亦有可答
之禮歟温公曰於禮不當先發書不得已須至先
發刪此四句雖不得已既有先發之論則亦似有
修謝之節是則如何 李紱癸丑

答慰狀並須卒哭後答之者常禮也若因喪葬事勢不
得不往復則自當不拘此例矣

問喪中聞親知之喪雖不可往哭而書疏相慰容
或可耶 李時春癸亥

答喪中慰疏世入行之然恐當擇其親舊至切者而為
之

問禫祭前書疏仍用孤哀則書之稱疏亦明矣人
之慰答皆稱狀而不稱疏然則唯喪人稱疏而他
不必稱疏耶 李行恭丙寅

答主客皆當稱疏以計閏之義觀之雖稱狀亦無大妨
問心喪人書疏之式其稱狀稱疏問解不為明言

未知何以為之問鮮禪服人當稱䟽上云而心喪
又與禪服不同則當稱法上否裁辛未

答為人後者與父在母喪雖同是心喪而輕重自別然
父在母喪小祥後持心喪者恐亦不可稱䟽蓋以祥禪
已盡所持者心喪耳為人後者本是不杖暮小祥之前
依俗例稱䟽猶為未安况於心喪後耶但此等事雖極
明白衆人不行而一人獨行未及成俗之前不免駭聽
謗毀處至有難實言也奈何奈何

問為人後者有本生父母喪其慰狀之規如何李

行泰辛未

答當稱狀上伯叔父母服次稱喪次似宜第其辭語則

不無斟酌從重處矣

問為人後者遭本生親喪則人之慰書與其答疏也似不可稱以先考妣當用何語耶依禮稱伯叔

父母耶

李晴春癸亥

答鄙人嘗以伯叔父母用之

問心喪人答人疏當用家禮本疏而面簽則云狀上耶慰人書疏亦如是乎而不得稱大至孝苦哀等語耶

鄭泣壬戌

答為人後者本親喪書式以那制言之當用狀慰之例何可稱大至苦哀等語耶第其辭語則或不無斟酌從重處矣

問云云并系輔已未

答書疏稱謂終當專用伯叔本文中問辭義容或增減不至甚妨生親之說恐亦創起不安帖也

頃年鄙之所處用大典養父母之制故引沙溪所論本生父母之義稱以喪人尢丈之意以為當與出後者同稱服人而卒以依行其師門之說不能相棄耳蓋被養者猶存其父母之名而出後者反有所不敢故也

問慰人祖父母三啓狀專改怛為愕妻是已下喪故改怛為愕耶但子孫亦用驚怛則於妻獨改未詳其義鄭尚樸癸酉

答妻於受慰者為伉儷非如子孫眷屬之類故改用愕

答宋允齋時烈書 辛亥

前稟諸說並篆印可者在鄭重敬閱再三竊嘗冥途之
 獲相謹當奉以周旋矣就中書疏云云蓋此以本服齊
 衰三年降為不杖期比之父在為母不杖不禫而似輕
 比之本生稱妣稱子而似重誠所謂無於禮之禮有難
 酌處者然家禮疏例曰父母亡嫡孫承重者同狀例曰
 祖父母亡伯叔父母同固知所謂父母亡正指服齊斬
 者而言第自嫁母出母以下必當隸在其中以類推之
 此亦似無嫌礙為欲拘於服制而從伯叔則上稱養妣
 下稱服人前稱服人後稱心喪允失疏狀輕重之大分
 矣茲據父在為母例只去哀子而稱喪人辭亦稍加損

約茲承回教反以本生之直稱伯叔者並論恐是前書
辭意不能別白而然也為用申稟若果從疏式則頭辭
措頓將無過重者耶或用降等叩首為差勝否

此乃尹京所論也

尹書

正為養父母齊衰降期禮無明

文故欲為講究斟酌以未其衷若以不得稱孤哀而便
稱服人泛視恒例則將置父子之定名齊衰三年之本
服主題祝辭之重禮於何地而只準期制一遞耶喪人
之云雖未經見出於問解猶為可據豈亦不愈於硬稱
非實之服人而果必如此無寧從初直從伯叔之稱兼
申心喪為無許多牽掣矣反復思之殊未曉然上期後
稱心喪亦父在為母之通例而今曰便同平常亦未

如何茲敢謄呈以備財教

書式所教意益謹密宜早服齋而第欲明知當服養父
三年者及服嫁出慈繼以下並合稱服稱狀之義庶幾
今日推行無憾法禮所在終必有定論不可但已茲用
申免

尹哀所謂書式當以服制為之節度者殊未喻其意大
典養父母齊衰三年已之父母在及父沒長子則降服
期其齊衰三年則與為母同其降服期則與父在為母
杖期大同小異愚所以於疏式欲做父在為母稱哀稱
疏之例者實從齊衰三年服制而言也其降服不從杖
期而從不杖極涉可疑然既已定著備要非後人所能

輕改而又難直用其文故只就父在為母之例不稱哀
而稱喪人庶幾無所壅礙矣今尹哀稱服稱狀之說徒
見降服之輕而不思本服之重是誠所謂齊其末而不
揣其本安在其以服制為之節度也且必不令名實尊
卑而但從服制則其為長子斬衰為妻杖期者皆當准
用䟽式耶○或有謂若從本服出後之子亦是斬衰恐
難為從者此尤不然所謂出後之子非但服降並與其
名而變為伯叔則無一可比於父在為母之例以此明
彼殆不成說矣

另紙所教以為後生行禮必當有所據而創制儀式非
盛德者不敢亦似未蒙深察鄙意疑禮問鮮為人後者

為本生父母喪稱喪人而已不可稱孤哀人之為吊書者亦且以喪人待之不可稱大孝至孝蓋若稱喪人則不得稱狀若以喪人待之則不得稱服前甚明揆以鄙見此雖或未准用於名服俱變之本生而實合旁照准行於今日則非敢創作儀式以犯僭越之誅且謂老先先遺訓在於後學不為無所據矣茲承批諭不勝瞿然所謂嫁母出母之隸在齊斬者正以名為母子服為杖期兩皆致極而言雖亦不知其一從父在為母之例而若其大分不屬於此則恐益無所適從也

人既鄙意若不用大典養父母之制則已如用之以父母之名齊衰三年之服而目同服人可乎若元無問解

稱喪入之義則已如有之以養父母之喪而不為推行將行於何地也蓋稱服稱喪之分當在於齊衰三年之日而不在於降服不杖之人且如嫁出之外慈母繼母嫁從女子子為父母者與此無甚異同其當稱服稱狀之意具有明文可以並行則已若只以養母書式曾無定例之故必使俯從替服而異時商量或不免參差者其為得罪於禮法雖復悔死亦將無及此世采之所大懼也伏乞更加深察明賜回教

祝文

問家祭則無焚祝文一節者何歟備要虞祭歛主下註祝揭祝文而焚之止留祝板後倣此則家祭

焚祀似在納主之後引依備要懸註於納主條如
何鄭尚據辛未

答此本儀節文祭禮初無焚祀之文以程子說觀之恐
自古如此其獨虞祭為之者未詳

問祝版諱玄字而改為元字云云 吳遂昌乙卯

答云 詳見有事告條

問小祥之日迫於私情若行奠禮則無祝為宜耶
云云 抑貴三

答云 詳見國恤條

問祝辭若添國恤不敢行祭之意云云 李時春

答云 詳見國恤條

問秋夕祝文欲以數句語自製用之蓋出伸情之意而不用祝文式或有乖於禮意耶

洪重稽及辰

答妻喪三年內墓祭祝文不見於禮雖曰秋夕為祭文何害

問夫告妻祝辭具書姓字耶只書名字耶

全洪福

答夫祭妻似當用姓名第問解引周元陽祭錄文曰妻祭夫曰主婦某氏祭顯辟某官夫祭妻曰某祭嬪某氏一姓一否抑有其義耶不敢質言

與宋尤齊

時烈書

題主祝讀畢懷之之義退溪北窓之說固涉太深矣云云

詳見題主條

答高汝根 晦書 辛亥

告祖祝辭以在付前言之似當稱哀但禮曰祭稱孝子孝孫而告是祭之始况儀節有自虞至禫於先祖稱孝之文耶恐此稍似合宜須乞更加商量以報於洪哀也

答晦元 世溫 弟書

祝辭一段奉對倉卒未究其義細加思量又詳未夫子答李繼善問云攝主但主其事名則宗子主之不可易也云云 詳見攝主條

南溪先生禮說卷之十五

南溪先生禮說卷之十六

時祭

問或丁或亥或文憲巳酉

答天倉疑星名似以十二支配合於天星而亥當天倉故遂取其義

問環玦筮日之儀廢矣於其當月上旬下旬例擇其或丁或亥而用之亦可謂不失卜日之義耶李時春辛酉

答雖無環玦而用丁亥簡要已言之

問云云或人庚子

答不玦之制此本未曾深究韻書稱判竹為之或用竹

根其長二寸然則其制可略想矣所謂一俯一仰既無
所指的此必以竹之表裡為俯仰也然東俗鮮有用此
者雖間用卜日者或用筮儀之制不然並只以或丁或
亥之日為定先期告廟而已准此行之宜無不可且古
者卜三旬不吉則全廢其祀至橫渠先生以為卜雖不
吉祀不可全廢若再卜不吉則直用下旬之日而朱子
嘗從其說故云云也

問致齋於內散齋於外註陳氏以心之內外言吳
氏以廟之內外言而集註無吳說粟谷從陳說耶
退溪亦曰其內外字實以廟之內外言然以心之
論似長

李河丁未

答致齋散齋之說陳氏為長所喻得之

問云云 李萬春庚戌

答齋戒儀禮家禮與要訣皆不同云云 詳見忌祭條

問齋戒日子多少要訣與家禮備要不同將何的

從耶 升泰昌丁卯

答古禮齋戒日限甚嚴而家禮以今之事故無常不得已從簡而為之其勢如此所謂從家禮者謂從此等之禮每若以要訣備要參而論之曰未知的從則不可從家禮也

問時祭條陳器註所謂香匙香筋者何物 梁處齊

答似皆用香之物蓋以所焚之香有二制故也

問擊蒙祭饌圖匙楪醋楪居外與家禮有異未知

如何 李行泰辛未

答以盞盤居中者乃五禮儀之制然並醋楪易置恐皆未安

問祭酒之義似在初獻而已而亞獻終獻皆為之

者是何義耶 金克成癸酉

答亞獻三獻亦當祭酒之義詳見家禮本註可考也

問擊蒙祭饌圖醋菜即家禮醋楪而曰菜何也 李

行泰辛未

答似以後世不用醋又且代用清醬故以醋菜代醋楪也然亦未安

問時祭前一日設位陳器註鹽楪按設位陳器時
既設鹽楪而下文更不言用處何也以初祖祭炙
肝加鹽之文觀之則鹽楪恐當用於進炙肝之時
耶且炙肝加鹽獨言於初祖祭者亦何意耶金幹
壬申

答鹽楪凡饌似皆當用然不如炙肝時之有據其獨言
於初祖祭者亦容有互見之義

問祭饌式備要與要訣不同未知當向後耶李時
春癸亥

答祭饌式要訣備要皆半上落下當用家禮其曲折詳
載於鄙所述祭饌圖說矣

問家禮設饌品四行而饗家要訣添作五行饌羹
匙箸設次不同何意要訣魚肉則用生湯則五色
或三色云而疑禮問解以為魚湯肉湯然則魚肉
湯各只一色而不用五色及三耶今人家或用蒸
魚熟肉或用魚膾肉膾何者為得歟湯品或用十
餘色如此則以難並設於餅麵一行依要訣別作
一行如何閱采萬士成

答祭饌行品當從家禮無疑要訣之意雖出於更欲斟酌
古今之制而反與家禮相背頃年鄙人竊有所定饌
式今在士磬諸友許幸須取觀而示其未安處為仰
問設饌圖醋操不得不代以清醬云云金克成

答云云 詳見家禮圖條

問考諸經傳未嘗以魚肉之烹熟者謂之湯韻會
曰湯熱水又曰熱沃引月令如以熱湯之說而證
之蓋如所謂冬日飲湯揚湯止沸嫉惡如探湯之
類是也唯唐人詩曰洗手作羹湯此亦言其調湯
使熱之意非以羹與湯為一物也今俗所謂湯占
人皆稱羹如和羹大羹狗曰羹獻君羹遺母之類
是也既已設羹而又有魚湯肉湯則湯與羹分為
二物恐非家禮設饌之本意也 鄭尚樞 壬申

答祭儀錄問解魚湯肉湯之說蓋依今法也然湯本無
藉而特牲饋食有豕魚腊烹于東方之文意謂雖以魚

肉熟薦以當饋食之饌品無不可者云耳羹湯似同之
 說所諭誠然故亦有羹飪之文然饋食禮主人升俎八
 設于豆東魚次腊特主婦設兩敦黍稷于俎南及兩鉶
 筆設于豆南然則所謂豕魚腊猶今魚肉鉶筆猶今羹
 各有其物義亦無不當矣如何如何俎兩載豕也 筆菜也

問肉魚粟谷以為生魚生肉沙溪以為魚湯肉湯
 先生祭儀從沙溪之說矣妄意古以煮肉和汁者
 謂之羹而未嘗謂之湯湯只是熟水也後世或有
 以羹言湯者此是俗稱而其實羹與湯是一物今
 以肉魚謂之湯而既設羹又設湯則此以一物異
 其名而各設也深恐不然春間曾以此意奉稟矣

今考本文則曰肉魚饅頭糕各一盤盤亦曰魚肉

麵食各羹飯各一椀云盤是器之廣而淺者椀是

器之狹而深者飯則炊成羹乃有澹者故以椀盛

之饅頭糕二物雖有米麵之異均是餅類而不濕

者故以盤盛之肉魚若是湯則當與羹飯等盛之

於椀豈可與饅頭等盛之於盤也哉以盤盛湯其

勢未由以是觀之則其非魚湯肉湯可知也繼考

附註劉氏所論温公祭儀品饌則與家禮大同疏

果羹脯醢麵食米食則已入於家禮其中膾軒二

者家禮無之而肉之一字實總二者而言肉則曰

肉腥細者為膾大者為軒然則膾與軒皆是生肉

家禮實曰書儀而成故蔬果以下皆用其饌而膾
軒二者以肉之一字總言之則其為生肉無疑肉
既用生則對設之魚亦當用生以此言之則粟谷
之說恐得本意奉稟之後未蒙指教茲因本註附
註兩說更此仰瀆伏乞批誨同人癸酉

荅肉魚已見前荅固未必為今日之湯然以今人重湯
故依家禮肉魚之文牛溪沙溪是肉魚湯之意姑用之
如米麵食本皆乾糗以成者今難遽廢其一乾一濕之
制故耳又以特牲饋食豕魚腊之義相近隔圈立文意
亦可見也來論欲以溫公饌相質恐不然膾者腥肉翬
而切之謂軒者既曰白肉則乃肉作片之類此於

栗谷生魚肉之說始於金江湖成於宋礪城者有何
涉邪不探其本而傳會文字之病恐當致察也

問以清醬代醋楪而奠于匙糕之東者鄭藍浦猶
以為病而克成淺見正合於奠醋本意矣

金克成

英百

答要訣備要皆用醬而失其所置之方故代用於醋楪
乃鄙見也其疑變通之或涉率易者不無其義然以事
理參之恐非大誤也

問祭饌中魚肉之腥熟無所考證然熟而薦之誠
無所傷矣至於蜜果雜用於果品元數則有違於
膏煎之物不用之義竊恐如何

同人

禮記卷之六

六

答禮曰饋食之道自熟始然則腥熟並用古之義也至家禮以常饌代俎肉故無用生之法或有以魚肉當之恐非其倫膏煎之說亦出禮記然今之祭饌多與古禮不同若必曰此而不用則太泥矣但不可為正法耳

問士喪禮凡糗不煎註以膏煎之則糗非答云云

李之老

答云云 詳見虞祭祭

問云云 推錢

答所謂祭不用膏煎之物云云 詳見虞祭祭

問三鼎五鼎之說如今魚肉湯品數耶雖曰稱家有無而亦有等殺則亦似不可太侈矣多不過五

品如何李時春癸亥

答魚肉當依家禮各用一品一亦三五之數也

問進饌條曰以盤奉米麵食而按具饌條則無米
麵食只有饅頭糕劉氏註曰麵食餅饅頭之類米
食糕糕之類按輯覽註曰糝糶飯餅今俗呼糝糕
云云然則麵食米食皆餅而所謂麵食亦斷非今
俗所用餅麵之麵耶米麵食饅頭糕其實一物而
具進兩條稱名之各異者亦何意耶李德昭癸酉
答米食麵食同是所謂餅者而但有用米用麵之分耳
然我國之俗既以一乾一濕為規而中國亦有麵食
烹用者故不必盡削也

問設蔬果曰逐位南端蔬果脯鹽相間次之且考
 設饌圖則以蔬果脯鹽各三器相間於一卓未詳
 蓋蔬則菜熟菜之類非一物而皆名蔬菜則渾稱
 蔬菜與脯鹽相間者行矣至於脯與鹽則皆一物
 也以一物各具三器疊設於一卓未知如何
同人

癸酉

答脯鹽三器之說殊可疑以此汝溪以脯一器鹽一器
 相間次之為主寒岡以脯鹽同設者三器相間次之為
 主恐皆未盡愚則添鮮一器於脯鹽中用之蓋俗重食
 鹽而羹祭亦有其文故也未知是否

問大祭時用四味云云大祭謂時祭則豈止四味

耶四味謂何饌耶 柳賁三庚午

答四味即魚肉米麵食羹祭條所謂各一大盤者是也
祭饌中此為最盛故云然今人慣見時饌陳許多汨董
故疑之耳

問凡行祭家禮皆云質明云云

答云 詳見虞祭條

問家禮時祭條詣祠堂奉主就位時不言升降由
其階竊意阼階是主人之階喪三年之祭主人不
由阼而由西階用子道不忍死其親之意喪畢之
後主人代理家事主祭踐阼則主人當由阼也至
於神主則神道以西為上當由西階蓋廟中高祖

居西而禘居東用神道也人道男左女右主人立於阼主婦立於西階雖主母之尊亦立於西階人道然也又考少牢饋食祝出迎尸主人立於阼西面祝入門右尸入門左卒盥祝迎尸升自西階入祝從主人升自阼云云蓋尸神象也今無用尸之事而奉主時似當用迺尸一節矣又考通解饋諸侯遷廟篇祝曰導君降立於階下奉衣服者奉以從祝註曰不言奉主而稱奉衣服者以毀廟誠人神之所不忍也云云祝之升降由西階而奉衣服者不從主人而從祝則降自西階可知也又曰至于新廟祝導奉衣服者乃八君從奉衣服者八門

左註曰門左門西也據此則其升自西階亦可知也以此問于壽翁則以為西階是賓階祖考之神待以賓恐害於義理奉主者當與主人由阼階錫鼎自此更考則士喪禮大斂於阼殯於西階註疏曰西階上賓客之又引檀弓周人殯于西階則猶賓之之文蓋殯之為言賓也殯于西階即遠之義奉柩朝祖時柩升自西階尸柩朝祖時尚不由阼而今既葬魄于野迎精而返專以神道事之而反由阼階未知於義理如何也蓋堂下只有東西二階而序立時則男左女右於階下升降時則主人由阼而餘人及婦人並由西階以主客言之則主

東而賓西以奉主言之則神道尚右當由西階隨
事而異其義恐不必以賓階為拘且遷廟及饋則
皆祝以道乎故主人前導似與古禮差別然則主人
並由西階虛其阼而微伸孝心為得耶抑雖前導
而升降則自當由阼耶

崔錫鼎主成

答家禮奉主之儀尋常以為既置於西階卓子上則唯
當從本階奉升其義不過神道尚右然也今承示喻考
據甚精博非昏陋之所及者大抵以主人則當由阼階
以神道則當由西階若如程氏儀使子弟奉諸位神主
至祭所者此亦可以各專其義矣今家禮且令主人主
婦奉主就位則義不得不并由西階無推移慶壽翁之

說徒執其一隅也如何如何

問虞祭及參禮焚香酌酒皆再拜時祭但酌酒後

再拜異者亦何也 李東菴 笑友

答時祭焚香無再拜故備要添入之然鄙意家禮必有其意而輕添似未安

問祭儀自虞祭至禫有焚香再拜而無侑食云云

黃翊良

答云 詳見虞祭條

問朔叅則主人受注斟酒反注取盤盞此則主人

受盤盞執注者斟酒于盞節次不同者何歟 鄭尚

撰 辛未

答時祭三獻皆獻者東面立執事者斟酒乃聽命於神之義降神此禮亦其意也與朔祭自不同

問家禮三獻皆祭酒而要訣則亞終獻不祭酒何意至侑食就斟諸位之酒皆滿終獻若不祭酒則酒既滿酌而斟無所施矣今人或為添酒終獻故未滿斟此亦有所考據耶

問來萬士成

答亦當從家禮三祭酒若行祭酒之禮則終獻故未滿斟之非可革矣

問讀祝似當如卒哭祭於主人之左東向跪讀而今無東向二字無乃闕文耶

鄭尚撰癸酉

答似然

問酌獻如儀再拜之節當與正位同而要解錄開
元禮曰無別祝亦不拜然則不拜為是耶同人

答古禮於祔位無祝拜之文始於家禮錄開元禮欲見
其古

問竊詳虞祭止其意不專此言虞祭則神位惟一
主人詣酒注兩只斟一盞故其意專時祭則一時
盡斟諸位酒故其意不專云但忌祭亦只一位而
不用虞祭之儀乃與時祭同楊氏之說於此為不
通矣時祭與虞祭無乃吉祭與喪祭不同而
然耶

答所論末段是

問執事者立于門西皆東面云云執事外執事皆
歟指婦人供祭需者而言耶 吳遂昌乙卯

答外執事

問家禮三獻皆祭而擊蒙只祭初獻何也 李行泰
辛未

答蓋以從簡也

問家禮四時祭終獻或以親賓為之奠祭亞終獻
并以親朋薦之既如家祭之儀云則主人主婦皆
有奉主進饌奠獻之節以世俗觀之則平日若不
通內外之賓凡於吊慰不可入於內喪而况混叅
於他人考妣并祭之所乎於義未安可疑 中漢立

答祭禮用親蓋古禮也家禮仍之墓祭則行禮於塋域之外且與主人有兄弟之義者恐無不可至於時祭乃堂室之事雖與主人有厚分其與婦人並為行禮於至近之地恐是古今異宜處若非姑姊妹矣一家之親則似難泛行矣未知如何

問祭禮終獻兄弟之長或衆男親賓為之而不許諸父為獻何義耶載重家祭初亞獻但依儀行之而終獻則無兄弟之長或叔父為獻既以子弟之列為初獻倒使父兄之長為亞獻極為未安或叔父之於祖考又非諸兄弟衆男之比而終祭無一

事亦為歎然雖為亞終獻其無大乖耶載重家凡
 有祭既無執事之人祝文每自讀之此猶愈於闕
 之乎古人有只書祝辭而不讀者云其義亦有據
 耶且噫歆告利成等禮恐或親自為之無妨而執
 注斟酒及及盞故慶之節則似難如儀禮男女喪
 祭猶許相受則或以祭祭婦女代行此禮如何至
 於受胙節次固皆難行無執事已闕於禮寧不備
 此等禮為愈乎 全載 亞終 癸酉

答家禮不許諸父亞終獻蓋為叔父於主人為尊行也
 然如賢家只有叔姪兩人行祀何可拘於常禮而不為
 之通變乎鄙意迭行諸馭無不可者諸節中如讀祝噫

歆則主人行之執注反注則叔姪並行之恐皆不得已
至於受胙則不行無妨惟婦人不可交參於男子之禮

耳

此言男婦一時交參之非
主婦亞獻等常禮也

問所謂正筋或曰留置楪上或曰下置床中當何

兩的從耶

闕來萬壬戌

答所謂正筋者似指其正置於楪上首西尾東也

問侑食既曰挿匙正筋而無下置匙筋之文當以

何時下置耶要訣合飯蓋在告成後其以此時下

置耶鄭尚櫟壬申

答下是筋似涉闕文然當在辭神前合飯蓋時以此行之可也

問扱匙飯中西柄似無可疑而龜峯別有立論者
必有所見而克成昏迷不免疑惑敢此伏問 金克
成癸酉

答龜峯扱匙微偃之說只是取以匙取食之意而已今
詳南北曰縱東西曰橫凡祭饌皆橫設正筋亦然若獨
於匙縱扱則恐未安如何

問扱匙橫扱之意則既得聞命矣匙有面焉有背
焉東面扱之則自不失西柄之意而與橫設之意
亦無牴牾矣北面扱之如龜峯所論者則雖有微
偃之說與西柄及橫設之意俱有牴牾竊恐如何
同人

答扱匙之說既後歸考龜峯答問蓋繼扱者以匙加飯之節橫扱者以匙取飯之節取飯之意雖似較切而更思之祭祀之禮只取大意恐不必一如生人所為縱橫亦非可拘故今擬從衆順扱使西柄之義益明也如何

問要訣墓祭徹爨進熟水云則進茶時當徹爨而儀節但曰置匙筋旁而無徹爨之文未知當從何說若不徹爨則茶托排設之處恐涉苟簡

主中

鄭尚樸

答進茶之時不言徹爨似是象上文徹酒及肝之例未必為闕文也如何如何

問或有於扱是時掠飯小許三度點茶中以代點

茶之意果無害否 金樵壬申

答此或可用於朝夕上食時至於吉凶大祭不可用也

問點茶時禮無取飯放水之規而人家皆行之鄙

家亦循用之未知出於流俗而不整耶抑有指據

者存耶 李泰壽癸酉

答此亦從俗而然曾聞鄭守夢家不行蓋以禮為準故

也鄙家亦不用

問一食九飯九飯以匙數言之耶 柳貴三庚午

答已見問辭非匙數也以小器除出本飯而食之至九

次也

問不拜要辭曰此不拜豈以養神由主人故也妄

意上文既有俛伏與拜拜之節故於此在位者皆
再拜而主人獨不拜也如何如何鄭尚璞癸酉

答上文再拜之義與此不同

問四時祭章復來受昨主人之毋無受昨之事而
言復來受昨者何耶同人

答謂復來於祭將終受昨之時行辭神禮也

問諸嬪女獻文尊長於內如衆男之儀但不跪云
云所以不跪者何也吳遂昌乙卯

答恐婦人不以跪為禮

問尊文止他所下闔門時休於他所者啓門後就
位而參神時休於他所者無還入之文其所就位

當在何時鄭尚標辛未

答所謂尊丈先休於他所者亦入就位云者正指參神
後休於他所者

問姪為喪主而初獻則叔父亦可亞獻云云金禱
壬申○與上全載重問答參看

答云詳見虞祭條

問以家禮亞獻條但不讀祝云者觀之云云李萬
春

答云詳見忌日條

問告利成之意云云李時春

答云詳見虞祭條

問共一卓出五禮儀則雖非古禮亦可遵用否
正寢排祭時則各用床卓固無所碍而若墓祭則
例設一床石於雙墳前雖欲各設其勢未由也如
不得共一卓而行之則世俗皆以餅麵飯羹酒盃
并設二分外魚肉脯醢蔬果芽饌皆只設一分此
亦似未安必欲每二分各設於一卓之上則器數
太多決難容排未知何以則得合於時宜耶荆奉
昌丁所

答圖設所主在於各卓今乃又有云云何也墓祭雖一
石而亦當各設其饌矣蓋圖說各設器數與俗禮共一
卓者無甚張大似無不可排設之患也

問月祭謂朔望俗節耶所謂踈數只為立三廟祭
及高祖言之耶若高曾祖禘同在一廟則安有踈
數之不同乎 柳貴三庚午

答月祭似指告朔之類踈數亦以諸侯五廟月祭二禘
享嘗而言蓋引此而推於士大夫禮也若同在一廟則
決難用此來論是矣

問支子之不與宗子同居者其妻死則神主當奉
於私室也其時祭似亦當行於私室而家禮及喪
禮備要皆無所論抑或支子雖異居不敢為其妻
徑情備禮耶或別構祝文而以時祭之得無大害
於理耶 李志遠已巳

答禮無支子箴妻主之說恐其主人祔於祖龕然也若有官位異居者則其子依時行祭於所箴別室而夫為之告祝宜亦可矣

問凡祭主於盡愛敬註大全曰兄弟異居合凡祭而弟與執事或以物助之而相去遠者只於祭時旋設紙榜標記逐位祭畢焚之似亦得禮之變然則支子之遠居不得往參者四時正祭亦據此攷設耶鄭鈺云雖忌祭輪行粟谷極言其不於廟而必於紙榜之非况祭莫重於時祭而已行於宗子之家支子決不可復設於紙榜且逐位祭之尤嫌於僭嫡此說何如

果夏齊辛未

答大全此條下有更詳之三字恐未得為定論

問擊蒙時祭行於祠堂亦有所據耶 李行恭辛未

答亦用五禮儀之制

問凡時享生辰忌墓等祭舉廢隆殺之節及饌品酌定之規若一一依此行之則固善矣但累代傳習之規率然改定果不無專輒之慮以改定之意措辭先告于家廟而後次第行之似或得宜未知如何 井泰昌丁卯

答前日所行者乃時俗仍習之禮也今此所定乃家禮當行之事自不相同以朱子所謂子孫曉得祖先便曉得之意推之似亦不必申告但若累代承祀之家事體

稍異雖告祝而行之亦可矣

問裁家祭儀多與禮不合先人晚歲見先生祭儀
定本欲一切行之而未及焉今於三年祭祀時不
敢有所輕改或曰先志既如彼則雖三年內改而
從之何至大段害理乎云云未知如何金裁辛未

答雖三年內改從遺意之說固好但鄙家祭儀有主意
其所以罷生忌減墓祭單行忌祭之類皆欲使人省俗
例諸祭而復禮經四時正祭耳今聞做行者或徑省俗
祭而終不得行正祭然則將成半上落下之禮又非細
慮也如欲行此必當思量終始事體必如東隣殺牛不
及西隣禴祀之說保無異日變改然後斷然行之似難

徒以遺意率易輕舉以致後患矣如何如何

問祭饌品數有定規則固不可以有而增亦不可以無而減然今世行祭之家其於饌品曾不定數而都付婦人女子之手故或值祭祀則婦女隨力具饌或增或減其違先賢已定之祭儀圖式者若是其甚焉元後乃於喪禮備要及擊蒙要訣等二冊祭饌圖細究品數參考同異竊附已意隨宜排定姑定元後家祭饌品數及陳設次第蓋要訣祭饌品數多有從俗所尚姑不足為論而備要祭饌即一遵家禮而酌古通今推演著明則其於品數似無毫髮未盡底意而清誓一品有所未穩醋楪

之醋例云醋醬則清醬醋醪似波重疊脯菜一行
 如或改定而以脯先設次設熟菜次設佐飯次設
 沉菜以鹽終設俾該五品則似不失脯醢蔬菜相
 間次之之義而至於魚肉二品皆是生魚生肉則
 魚肉之設例於大夫可而於士不可若各作湯一
 品分設于炙肝東西亦得其大夫士祭禮等分之
 異矣茲以妄自為圖敢此仰稟特下批教如何就
 二 卷之三 中

陳饌	祭
匙筋	羹
炙肝	餅
佐飯	醢
果	果

南齊書卷六

禮記卷之...

十九

設私式

盃盤肉湯 熟菜

飯 麵 脯

果 果 果

答鄙人曾有祭饌圖說又有新定祭儀並詳見皆一從家禮而小小節目間有參用諸家說處哀與鄙相後可謂有年而尚不得見耶此亦平日專務篤行而不甚加意於致知之病恐當見此然後始盡彼我之意商量歸正也如何如何

問時祭例於四時仲月卜行家廟卒哭以後或於仲月則未知時祭亦當行否三年之內果行時祭其為行祭節次似真家廟平常時不能無變別之

義至於祭神及受胙節次何以為之耶

同人

答朱子答范伯崇書雖有倣左傳杜註遇四時祭以衰服持祀几筵之說其答曾先祖書曰頃年居喪於四時正祭則不敢舉蓋正祭三獻受用非居喪所可行也其於家廟正祭既如此則於几筵不行可推而知似是時祭為吉禮不可行於凶服之時故耳

問將祭而值家中解產則如何人家或以牛馬犬豕之產而至有廢祭者如時祭則固當改卜日矣若忌祀乃人子終身之喪曰此喪之無已重耶禮喪事則雖臣妾之喪三月不祭云云即今奴僕亦可謂臣妾而以奴僕之死亦可三月不祭耶

李時

春已未

禮記卷之六

子

答辭產廢祭禮無其文唯通解內則妻將生子居側室
至于子生夫齋則不入側室之門是當祭者不入產室
而已祭則自如可知况於牛馬耶古之臣妾與今奴僕
固無所分然必以奴僕之喪至於三月廢祭恐亦太重
然恐不如謹守古制之為無滲漏也然今臣妾之喪無
必待三月而祭者事過行祭無疑矣

問產家過幾日後行祀耶

升泰崇癸酉

答禮妻將生子居側室夫使人問之至于子生又使
人問之齋則不入其室之門然則惟產者不與於祭其
餘家人自若行祭可知矣若所詢只一婦有產他亦代

行者則其勢亦只得姑廢而已恐無奈何矣

問云云

李羽成庚申

答曾子問大夫之祭鼎俎既陳籩豆既設外喪自齊衰
以下行可也又曰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今承下詢之
禮雖非本文鼎俎既陳之比亦已卜得月季而告之廟
矣况於廟中尊位無不祭之義而特以三婦一位私服
之故曰廢正祭實涉不虔愚意以尊位為主而通行之
似無大妨未知如何蓋所祭於死者無服之說既見古
禮揆以事正如在之義誠亦有未安者第以今禮詳之
卒哭之後固以神道事之以至三年八廟其禮充嚴如
退溪所論祖先忌日祭子孫用肉之類是也况在一室

之中而獨異其祭曾所未聞則區區之見不得不出於此
借易增悚更乞商量而處之

問二主常相從

成文憲己酉

答高峯有說甚詳蓋二主指影與祠版祠版今之神主也

與宗允齋

列書 癸卯

今人祭禮雖號禮法之家各自異行至於一家有四宗而繼曾或繼祖之宗子欲一做家禮而行之獨繼高之宗子堅執先世所行及俗禮而不欲行或至繼曾以下亦然則繼補不宗當只行古禮於其家耶抑從宗子而循俗耶且時祭以家禮楊氏所引朱子說觀之嫡孫一

日祭其曾祖以下餘子孫祭次日却令次位子孫自祭其祖以下云似必繼高之宗先行時祭而後繼曾以下次行祭但小宗異居遠地者及大宗有故不得祭或行於下旬者必待如是而後行則小宗家將有不得祭者矣且如一日祭其曾祖是已用禮所謂或丁或亥之日而次日却祭次位祖考則必非丁亥將所重在於宗法不得卜日而行之耶且小宗雖異居地近可以相通者必俟大宗行祭而後祭其祖禰否祭饌亦各不同家禮所謂蔬菜三品可以問解所論沉菜熟菜醋菜等當之若臠監則不過二物而已將以何物代為三品耶所謂肉魚要訣以生者用之問解以魚

湯肉湯言之用生之義雖未知其必然而龜宰於禮答
問詳之且觀佔畢齋藝尊錄其考司藝祭禮用生魚肉
云粟谷用生或是東人舊習也問解曰本於書儀未知
著於何條耶其謂湯五色家禮原不著似只以俗禮參
之而問解必以魚肉為魚湯肉湯未知亦有的據耶家
禮於果脯言品於肉魚言盤揆以附註書儀之說無乃
盤者容非一器然耶所謂醋碟要訣代以醋棗備要則
仍用並加清醬愚意古人設食以醋為重家禮用醋即
備要用醬之意今若並設似涉重複從古只用醋未知
如何

與尹子仁 極書 庚戌

此家中見行祭饌也。三禮儀一從家禮備要本品而

其飯床中脯佐飯同器及添鮓醋菜為異然亦出於兩

書之意鮓則見於纂祭附注醋菜見於問鮮答黃宗海

不然無以充脯鹽蔬菜各三品之文而亦難廢俗祭脯

鹽之義故也然猶有疑者油果不免隨俗恐為君子所

非魚肉湯只用一器似敵於人情醋與清醬并用亦涉

濫同今欲更加去就章之裁示○蓋醋則家禮用之猶

今之醬醬則要訣用之猶古之醋備要兩存似無其義

茲擬存醬去醋醬是國俗生人之所通用且麪食蔬

菜等物亦未必與中朝食品相同則醬充不可去也叅

考欲去醬存醋以問充齋云依士昏禮用醋和醬為一

器此說未知如何○魚肉以記鼎俎奇而俎豆偶之文
觀之當用各三品以酌禮俗而此則家禮已有定器至
與米麵食同稱為四味恐充不可增減也○油果五禮
儀文昭山陵祭四器而不用於士大夫時享然亦三祭
制則或可通用耶○脯鹽充文答書云用脯二器鹽一
器或脯一器鹽二器若用脯一器佐飯一器以應所謂
二器者則似宜芻鮮非但古饌亦俗之所重而佐飯只
是俗味故也使鮮專品而雜佐飯於脯亦未知如何且
脯佐飯同器雖涉不嚴如餅鹽之類久已先犯恐不太
嫌也

盡誠開悟之教儘是正當道理然亦有終不可行處祭
禮中如告祝酌獻之類宗宗所行全無倫理而堅不改
定則已下諸宗之異居者恐不可以此遂亦踵訛襲謬
卒無歸正之期也且今世宗家或有元不舉時祀者若
以已為其小宗而廢祭則亦無可祭之日此兩義似當
更有斟酌未知無大悖否三條魚肉亦非欲不用但以
粟谷用生與問解魚湯肉湯之說有異不能的知生熟
之節故耳家禮羹炒肉云者實是配飯之羹恐不可為
魚湯肉湯之明證大抵今日所謂湯者雖或本於三獻
爛芋說恐其自為東人俗饌五禮儀似有羹湯之文中國則無此
目矣今欲依問解定用魚肉作湯而品數若從家禮只

設兩器又與今俗多設之意相背未知何如而可也

答宋允齋書

癸丑

脯盃三品問鮮以脯二器盃一器為言然脯盃自是二物聞寒岡鄭先生必以二物合設一器如此者凡三云此雖似得脯盃之名而亦與蔬菜三品不類並疑貳欲乞垂示明證以為適從之地

清醬曾見台答李哀陸書以為世采之所創設此蓋當初實遵要訣備要之文恐偶失照勘也更思之古人重醋猶今人之重清醬家禮既用醋似當廢醬而用醋然人家釀醋未易精好合於祭用故欲以清醬或代其乏而曰設於醋位未知如何

答宋允齋書癸丑

薦新之儀當時下得儀字未精緻勤崇誨實有辭不別
白之罪也脯二盃一云者亦非問解乃先生昔年答采
別紙中語也適在蓮城齋舍無文字可考舛誤至此允
媿踈謬蓋脯盃是二物與上文蔬菜自異故見者又或
以脯三盃三為說竊更詳之惟台今日之教義益的當
然若論其所受用則人家饌物必無全濕者勢復叅護
則自成脯二盃一或盃二脯一之規矣且以東菜宗法
質之蔬菜脯盃共六品允似無疑

清醬雖以曲禮言之膾炙處外殺載處內盃醬又處其
內則與今所擬祭饌居匙羹之間者無甚異矣况其古

今之設賓客祭祀之節以設可見自是不同安可一
 初以彼疑此耶至於偏處之教愚請復之家禮設饌亦
 以內外為重輕蓋飯羹為饋食之故必居北端酒醬隨
 之魚肉餅麵是盛饌故以此而南蔬菜脯醢是常品故
 又次之果是時物故又次之然則醋之所處甚尊恐非
 今世以醬中置飯床之可比也要之欲依家禮只用醋
 則頗駭人情欲依要訣代用醋菜依備要兼用清醬則
 皆非家禮之意但東俗雖不特設醋襍而非如點茶之
 全然不用且檢問解以為不妨故采則定用醋矣茅或
 其不虔又有代醬之文今私祭饌雖如釋本非經
 法恐不至大非也如以俗才特設之故準茶廢之而又

依家禮不用清醬未知與前得失孰勝否千萬明教世
家竊聞石潭遯巖俱有祭禮成書顧未嘗行之於一家
故今欲一依文公本說庶幾便於服行者逐段仰質苦
未有了時茲以淺說一通附呈亦乞隨病施藥苟得鑪
錘之力使成專用之法則尤大幸也

所謂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云云

詳見主婦條

與宋允齋書

甲寅

所稟祭饌圖及禮問一紙甚望速奉明諭實以繼祖小
宗方欲自今春祭為始遵行故其勢如此矣其以清醬
代醋楪似聞台已首肯而儀節要訣之單用焚香降神
者終不可用耶或謂羹食言掬而魚肉言盤恐非熟湯

之類此說近是然以麩食例推之雖依國俗作魚湯
肉湯亦不至於失其義矣卜日及用分至未
知孰勝大祭齋戒只三日亦覺未安其或參用要訣無妨否

答朴大叔鐔書

甲子

國喪時祀雖當不廢至於受胙乃盛備之禮姑闕似宜
男女之位喪祭大節然人家事勢多有如來示者鮮或
準行要之所當商議從禮何可以疎親參祭而仍廢之
耶

答白采叔

以受書 己酉

私家用色宋以鄙拙聞見京中士夫間比比有之蓋祭
是吉禮用色無妨至於官家赤黑之辨想有其義第未

深考耳○作書後考五禮儀卓條云朱泝饌卓俗祭用之以此觀之官家當以黑泝為正而朱者次之

隨筆錄 戊午

家禮祭饌右飯左羹而中置匙筋魚肉又退于南行者蓋以匙筋能為諸饌之主故也其旨深矣

記少時所聞

慎獨齋當昏朝時家甚窶祭祀無以成搯每行時祭祭饌至有一位用乾石魚一尾者在誠不在物亦可為後人法

土神祭

遷居坡山告土地文

維歲次云云潘南朴某敢昭告于新基土地之神昔在辛酉爰卜茲基世故遷就始克經理將除將豎川原改觀惟神降鑑永垂休祐謹以酒果用伸虔告

新居成報祀土地文

維歲次云云潘南朴某敢昭告于土地之神某終年奔走幸茲奠居老稚無虞時維冬始寔蒙神休報事敢愆庶幾顧歆永垂庇祐尚饗

始祖

問始祖 成文憲巳酉

答本謂厥初生民之祖若後自為別族則亦當以受姓者為始祖

問祭名及初獻祝辭稱初祖此與章首及降神告辭稱始祖不同初祖始祖別無異義故互稱之邪妄意謂之始祖則如朱子所謂受姓之祖及諸侯別子之類亦可當之謂之初祖則非厥初生民之祖不可稱之似略有分別矣鄭尚樸癸酉

答喪服註以祖者感神靈而生如稷契是也然則其義與初祖無異常以兩蹠錯出為病矣

問初祖先祖兩祭則實有獻牲之儀以時祭次序言則省牲一節當在具饌之上而今闕恐有脫誤同人

答似然

問補註曰一世居左二世居右左昭右穆而女不在內恐未然本註曰如時祭之儀云則當男子在左婦人在右皆重行北向非以昭穆為叙也亞獻曰如時祭之儀衆婦爇肉加鹽以從云此是主婦為亞獻也女不在內則此婦人何從而出乎同人

答陳器註已有主婦衆婦女背子之說不但亞獻然也補註說非是

問食末不用四足而四圍以板施之如碁局之制耶同人

答然

答季冑世堂 兄書庚戌

儀禮疏曰所謂始祖者感沖靈而生如稷契是也程子曰始祖以下高祖以上之祖稱先祖今以朴氏言之如羅祖赫居世方叶其稱而非所擬於戶長公故也

先祖

問先祖童繼高祖之宗得祭雖繼高祖之宗而始
滿四代者則恐不得祭矣鄭尚擇癸酉

答似然

問只設二位成文憲巳酉

答一位高祖以上始祖以下諸先祖之合位其一位即諸妣合位也

問例之以他祭則匙筋盤盞與蔬果等當設之于

位前而今置于階下饌牀上未詳其義以初祖祭
者則既設匙筋盤盞於食牀之後毛血肝肉等置
於饌牀上無乃盤盞之下有關文而然耶鄭尚樞
癸酉

答此設饌時也若進饌則必同置食牀如初祖恐在餘
並同之中矣

補

問四時祭奠祭土神祭皆加祭字而補及忌日獨
無祭字者何歟鄭尚樞

答忌日補獨不加祭字者亦依家禮儀節雜儀

問四時節祀既有行過之文則補祭以與節祀無

問當為設行而節次則當依備要所著節祀之禮

耶并野明士中

答補祭與時祭意義一體居喪時亦恐不得行

忌日

問家禮忌日墓祭前一日齋戒擊蒙要訣忌祭則

散齋二日致齋一日兩說不同何所適從記曰七

日戒三日齋所謂戒者散齋之類耶李萬春庚戌

答齋戒儀禮家禮與要訣皆不同昨與充丈子仁相議

欲專從家禮蓋日數多則難得潔淨誠一故也末段所

示似然

問不飲酒不食肉寢於外不在於致齋之日而曰

是日者可疑

同人

答忌者喪之餘不可以此推行於未喪之前禮意然也然東漢申屠蟠為親忌行素三日退溪亦曰禮宜從俗以此揆之恐無不可况寢於內視飲酒食肉不啻加重者耶

問前期行既則高曾祖及父母忌日當有差等耶

同人

答似然

問忌祭主人以下變服註主人兄弟黻紗幪頭黻布衫○是日黻巾素服素帶今按方祭時服黻布衫而既祭後服素服則是祭後之服反重於祭時

之服也此何意耶

金錄王中

答驪布衫素服豈以祭猶吉禮而是日乃終身之喪故
不得不少異如間傳祥祭著微吉之服祭訖反服微凶
之服者耶但本註所記朱先生忌服亦有两般未詳其
故尤不敢質言也

問時祭則降神茅沙與祭酒茅沙二器也他祭則
皆一器夫降神與祭酒名義自別而混於一器如
何

柳貴三庚午

答他祭皆當與時祭同

問父在毋忌若無讀祝之人則以父告毋未安祝
文自讀何如

李萬春庚戌

答母前子讀祝是承父命而告也恐不至未安

問亞獻雖曰主婦為之兄弟中為之亦可而參降則凡婦人不可不與也且禮當四拜其或避煩再拜如何同人

答後俗不行則已主婦亞獻及四拜皆家禮明文何以已意加減之耶

問以家禮亞獻條但不讀祝云者觀之則三獻似皆祭之以擊蒙要訣亞獻條但不祭酒云者觀之則亞終獻不祭無疑當何適從同人

答楊氏附註三獻皆祭酒當從此說

問忌祭吉利成一節亦可行之耶鄭尚樸三申

答告利成本在受昨條肉似不必行然在喪禮虞卒哭亦皆一一行之則恐此亦當行無疑

問將祭而值家中解產云云

李時春己未

答云云

詳見時祭條

問凡祖先忌祀之辰父兄在外未及歸則祝辭當向以為之

鄭漁壬戌

答祖先忌辰父兄在外其祝辭若父兄有命則用使介子告例為當不然則姑闕之亦無妨

問先儒云祭以平生所嗜如所不嗜不設可也然則挑鯉之屬非所祭也而如平生所嗜則亦祭否如酒醴之屬雖可祭之非平生所嗜則不必用否

答祭以平生所嗜人情之必至然若在三年之內則固無妨碍矣若八廟以後則並設諸位恐有所不敢酒醴祭物之主况神道異於生人豈可廢也

問人有前後妻者死而三年之後既與前妻合壙矣其子未及成人而死而後妻奉祀則忌祭之時可以據禮只祭厥辟而但曾前請主出就廳事時奉壙以行則猝變前禮只奉神主而出亦似未安如欲依前并祭則祝文稱謂無據將何以為之且未立後之前前妻忌祭後妻猶可為之耶非族之祀神所不享姑廢之如何李之老生子

答繼室之於元妃實有長次嫡庶之義與其夫一體奉祀恐甚得禮所謂非族之祀豈指此類而言邪第祝之稱謂禮無明文不敢為說

問正廳既設几筵而且狹若行忌祀則無處可行朱子謂雖暫停亦可而豈不缺然耶既不可不行雖一間狹隘略行可耶

朴鐸丙寅

答初喪忌祭朱子以為暫停則不必更議

問祖考妣忌日逮事則舉哀云云如不得逮事而隨父母同祭父母既哭子晏然不哭情理所在似為未安未知如何以主人以下哭盡哀之下字觀之則凡祭祭之人似皆在其中如何丘氏儀節曰

考妣及祖考妣近死則舉哀雖考妣遠死則不當
舉哀耶所謂遠死近死者何謂耶至於前毋忌日
當如何李時春己未

答寒岡答問以主人以下哭盡哀之文為在位者當哭

之證愚謂以下者即指衆主人及婦人應哭之徒而言
要訣改以下田凡祭意益分明蓋孫行不必哭已在考妣則三字之中

矣如何如何但儀節本文有曰若考妣及祖考妣近死
則舉哀非考妣及祖考妣遠死則否與家禮及問解所
引不同殊未曉然矣遠近似以年數世代而言

問祖曾父母若得承顏則忌日哭泣於情於禮似
無害義而未及承顏則何以處之耶李彥緯辛酉

答未及承顏者其祭時哀情必不及於承顏者其不哭亦不可非之

問發引前或值三人之親忌則朝夕祭奠或以素饌用之否云云洪重指

答云

詳見朝夕上食條

問來八月九日乃先祖妣再忌也三妻朝夕上食亦當以依前素饌行祭耶既是卒哭後以肉饌行

祭恐無妨耶云云

同人

答云

詳見朝夕上食條

問三人生日與先忌相值生時不為讌樂則象生時以素饌行祭奠而並廢殷奠耶或曰此與親忌

有問且先忌以素饌行祭不見於禮書當以廢奠
行祭云云此說未知如何 同人戊辰

答此與第_二條參看

問擊蒙要訣曰大功未葬前時祭可廢忌祭墓祭
略行云云以此推之則期服未葬前忌祭墓祭其
或不為設行耶既是異室則略設行之無妨耶 同人辛未

答要訣本文大功上有期字幸更檢看

問先祖妣忌日乃來月初九日也未葬前略設行
之為未安耶 同人

答禮不以支子喪為廢先祭唯主人服期則略行如要

訣

問今月二十六日即三父初期而五代祖忌祀亦

在是日云云 李涪

答云云 詳見小祥條

問凡時享生辰忌墓等祭舉廢隆殺之節及饌品

酌定之規云云 亦泰昌

答云云 詳見時祭條

答尹子仁 極書 庚申

祖先忌祭子孫異居者素食居外之外終無所為殊欠
節目今人唯於父母之忌別設祭奠祖以上則否矣曾
闕先譜有起坐達曙之語以為至行可法但未見古人

所論也李京世龜送示其先人所定祭式有曰若存此方不得參祭者當忌辰曉起望拜尤似可據以行未知諸家禮說或有近於此義者耶明示之

退溪答李淳問曰妻當拜弟不當拜云云詳見居喪雜儀條

答崔汝和錫鼎書癸亥

詢及忌祭一節固似有異於祖先常例者然服父喪而當祖考諱辰者其為三者之所尊者殊無所異恐只遵要訣舊法為無病敗也如何如何

答李季誠世勉書丙寅

示喻趙令初忌已迫不任悲涕禮云復而後行死事然

則初喪諸節固不得以此為主若夫死者之正日二
祥忌祭所係甚大豈可隨此而每退一日以昧處變之
道耶雖未見先儒所論恐非深疑且記往歲 仁敬王
后之喪出於兩日間所值疑文正類於此而歟後朝廷
以喪出日為 國忌是尤今日公朝之禮也尤當準行
不知如何

答李士亨

恭壽書 戊辰

示及忌祭一款無官者略設行之有官者當廢乃栗谷
先生之說所謂有官者以袍帽成服而言栗谷其時亦
已廢祭矣以此言之伏想春府必以袍帽成服而恐不
可與無官者略設同例也然此則乃是近來新禮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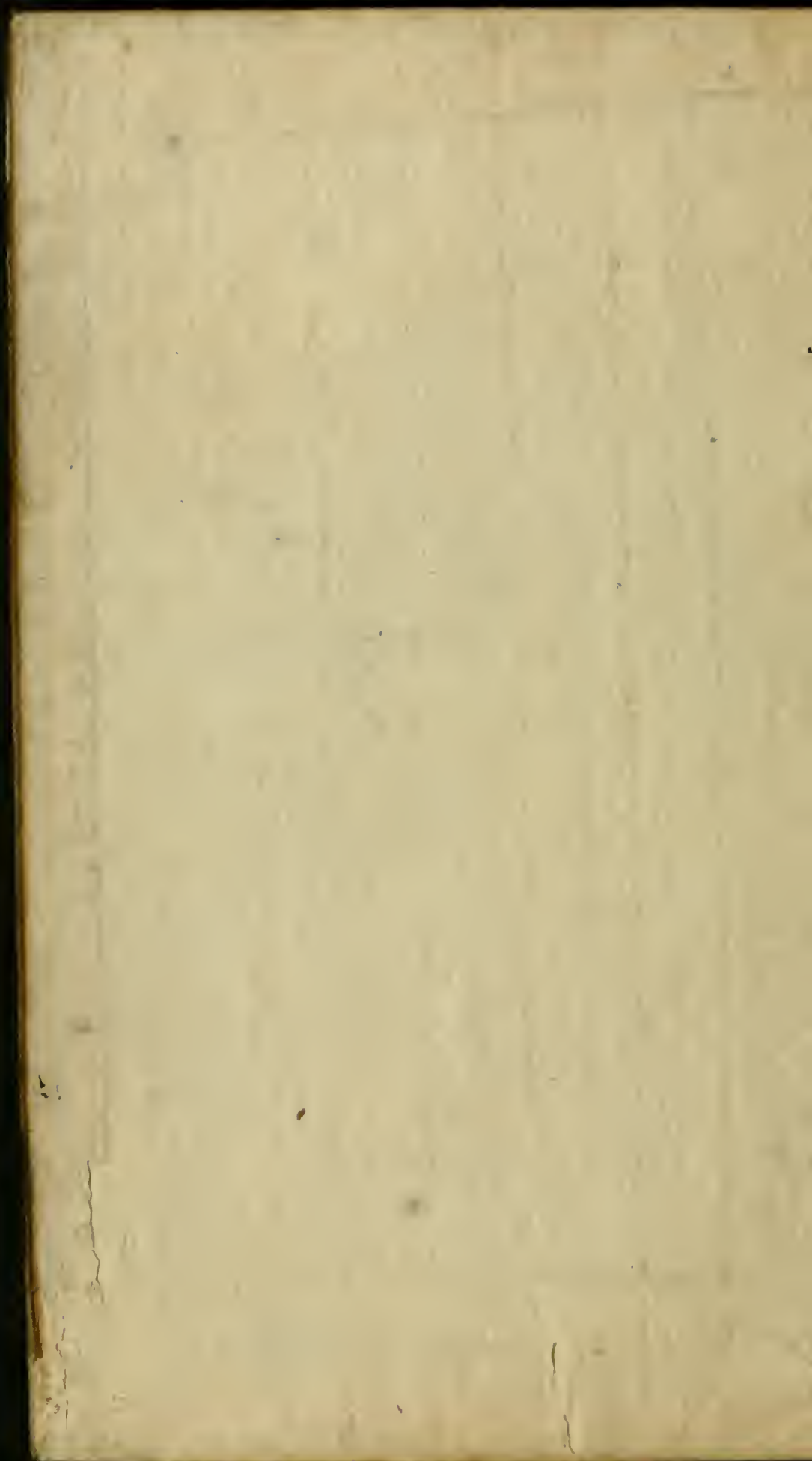
論有官無官略行忌祭本向來通行之規唯在曷
如何耳鄙家先忌亦在月末而既有所考情理雖切勢
當不得行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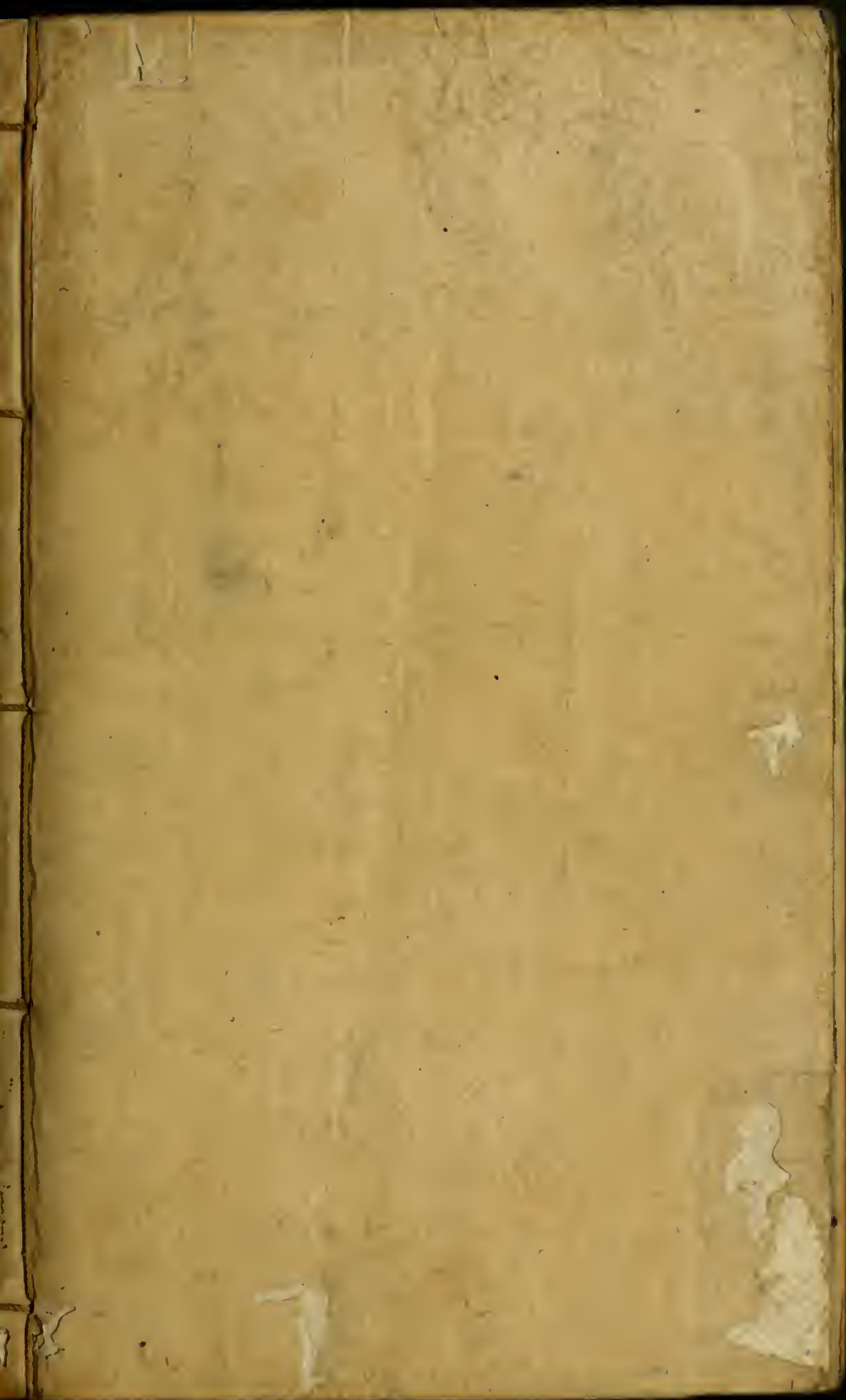
答金士直

錄書已已

忌祭祝辭要當以家禮本文為正

南溪先生禮說卷之十六





說禮樂南

八